

張之洞 ②

最新订正本

唐浩明 著

張之洞
字子列
江蘇武進人
官至
學士
太子少師
鑒
唐浩明
拜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張之洞 ②

最新订正本

唐浩明 著

張之洞
先生
字
子
青
號
香
帥
湖北
漢口
人
清
代
名
臣
官
至
江
南
大
臣
著
有
《
欽
定
四
庫
全
書
》
等
書
其
人
品
格
高
尚
才
華
橫
溢
為
中
國
歷
史
上
之
一
大
人
物
也
唐
浩
明
著
洞
真

目 录

第一章 试办洋务

- 一 为筹银钱，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331
-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！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342
- 三 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，换取闹赌的合法进行 347
- 四 难道是她？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鬟 355
- 五 陈念初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364
- 六 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375
- 七 醇王检阅海军，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382
- 八 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，大英雄不必遵循 389
- 九 半百再得子，张之洞欢喜无尽 396
- 十 以中国百姓第一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402

第二章 筹议干线

- 一 香涛兄，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408
- 二 为了一个麻脸船妓，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416
- 三 经阁敬铭点拨，慈禧重操制衡术 422

第三章 督建铁厂

- 一 盛宣怀“官督商办”之策，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431
- 二 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：橘过淮南便成枳 440

三	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·····	459
四	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·····	465
第四章 参劾风波		
一	为获取信赖，候补道用高价从书呆子手里买来一部《解读东坡》·····	473
二	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·····	481
三	为早诞皇子，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·····	490
四	看到袁昶的密信后，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·····	498
五	多方运作之后，大参案虎头蛇尾收了场·····	505
第五章 外宾访鄂		
一	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·····	513
二	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·····	521
三	古老的苏格兰情歌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·····	530
四	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·····	538
五	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，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民气的大事·····	544
六	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，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·····	554
七	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·····	568
第六章 署理两江		
一	夫妻对拜之后，他们互换了戒指·····	578
二	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·····	586
三	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·····	595
四	复出的恭王感叹：即便贵为皇伯，也不能没有权力·····	604
五	恭王府里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·····	612
六	东山再起的恭王，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·····	622

第一章 试办洋务

一 为筹银钱，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

郑观应从南洋回到广州的当天下午，张之洞便丢开手头的要务，在总督衙门单独接见这位《盛世危言》的作者。郑观应双眼深陷，形容清奇，迥然别于官场上那些脑满肠肥、大腹便便的庸官俗吏，不能不令张之洞刮目相看。

四十多岁见多识广的郑观应，在这位新近立下大军功的制台面前并无半点自卑之感。他侃侃而谈自己少年去上海钱庄做学徒，后来又去轮船招商局做事的经历，当谈到他如何挤垮美国旗昌公司的时候，张之洞听了捧腹大笑，极口夸奖他的胆识和气魄。从下午到深夜，张之洞从这位涉足洋务十多年的实干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。夜已深沉，郑观应告辞的时候，张之洞请他考虑振兴粤省实业的方案，郑观应欣然答应。

三天后，郑观应向张之洞提交一份长达十五页的兴粤实业方案，其中包括治水师、设水师学堂、造军舰、练陆军、办军火厂及炼铁厂和机器铸币厂等。郑观应这些建议均合张之洞的心意，他决定全盘采纳，逐年实施。

当务之急是要编练一支不同于绿营、团练的新式军队。这支军队要全部使用西洋武器，并按西洋操演之法予以训练。张之洞将此事交给熟悉西洋兵法的记名总兵李先义，规定编制二千五百人，期望它能成为广东省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，故而将它命名为广胜军。

随后，他在广州城北石井坑开办枪弹厂。通过郑观应从上海泰来洋行购来一批英国机器。这种机器可造毛瑟、梯尼、士乃得、诸士得四种子弹，每天可生产子弹八千粒。

与此同时，张之洞利用黄埔附近的原博学馆旧址，开设水陆师学堂。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任教，其中又分轮机制造运用堂和舰船驾驶攻战堂。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师任教，分为马步堂、枪炮堂、营造堂。水师陆师学堂的学生规定学期为三年，毕业后择优者出国深造，大部分留下作为水师和陆师的军事教官。又利用原黄埔船坞，设立造船厂，以便自造小型战船。

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，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，这便是“经费”二字。练广胜军要银钱，办学堂要银钱，造军舰更要银钱，一时间各种需要银钱的禀帖如雪花般地飞到总督衙门，雄心勃发的制台

面对着这些禀帖，愁绪满怀，一筹莫展。

广东的藩库，早在关外大捷之前便已清洗一空，万不得已才又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银一百万，到了越南战争停火的时候，这笔银子已用得差不多了。幸亏藩司龚易图手脚紧一些，使得藩库还存有十三四万两银子。练军设厂办学堂，这几件事一做，不到三个月，十三四万银子便又花光了。当张之洞把黄埔船厂急需二万银子购买机件的禀帖交给龚易图时，龚藩司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：“实在没银子了，不要说二万，此刻就是二千都拿不出。”

“没银子怎么买机件？”张之洞发火了，“这铁舰也不是为我张某人造的，误了事，你龚易图负得了责任吗？”

龚易图这几个月来，因为拨款的事常挨张之洞的训。他发现自从关外那一仗后，张之洞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。过去不仅对巡抚两司这样的大员客客气气，就是对府县官员也不大发脾气，现在不同了。他对人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，不容你提出不同的看法，甚至连解释几句也不耐烦听，动不动就用“你负得了责任”这样咄咄逼人的话来压人。龚易图听说左宗棠跟人说话就一向是这种口气，看来张之洞是在模仿左宗棠。唉，若是这样，今后得处处小心才是。

“张大人，”龚易图用近于低声下气的口吻说，“卑职知道造铁舰是为了广东的海防，您为这些事情操心费力，别人看不到，卑职还看不到吗？只是这藩库确是没有银子了，卑职既无点石成金的本事，也不能去强行搜刮百姓啊！”

“谁要你去搜刮百姓了？”张之洞没好气地说了一句，便摆了摆手，“你回去吧！”

龚易图忙起身告辞，直到走出督署大门，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。

藩库是没有多少银子了，龚易图并没有说假话。这些，张之洞心中是有数的。再逼他有什么用呢？共事一年多了，张之洞已把常与之打交道的这几个广东大员摸透了，都不是能吏干员，更谈不上大才，他们只知道按部就班，照章办事，没有人想去出点新主意。若要给他们下一个考语的话，用“平庸”二字最为贴切。

龚易图是平庸到了骨髓，再不可救药了。至于倪文蔚，除平庸外还要加上“老朽不堪”四字。张之洞真想倪文蔚能有自知之明，能自己提出致仕养老；要不，朝廷来一纸命令，调他到别的省去，哪怕是升个总督也罢，到时自己好提名一个能干的人来接替，大家也好一起共襄大业。可这倪文蔚就是赖在广州不动，张之洞也奈何他不得。无论是龚易图，还是倪文蔚，都不能指望他们想出什么法子来筹集银钱，这副重担，只有自己一人来承担了。

从哪里去弄银子呢？再向汇丰银行借款是不行了，就是你不怕背重息，但前款未还，又开口，人家也不会借呀！广东商务发达，从商人那里去敲点银子来？但凭什么叫他们出血呢！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，这条路也不能走。向朝廷开口？练军设厂办水陆师学堂，并不是朝廷要你做的事，朝廷又哪会给你拨款呢？倘若引来个“经费支绌，诸务暂停”之类的上谕，反而更不妙！你是执行，还是不执行呢？条条道路都不通，唯一的指望还是靠自己。广东还有办法可想吗？

张之洞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桑治平、杨锐、辜鸿铭等都知道总督的这个难题，他们也在着急，但也都没有好办法。

郑观应知道了总督的难处，见众人都无法为他分忧，终于忍不住来到督署，找上张之洞。

“张大人，筹款的事，我有个想法。”郑观应坐在张之洞的面前，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可行不可行，我想了好几天，又想说又怕说。看您好些天了都还没有好办法，我只得横下心来，跟您说说，行不行由您自己拿主意。”

张之洞见郑观应这副小心谨慎的模样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：“陶斋，你是个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的人，怎么也这样不爽快起来？筹款一事大大为难了我，我的确还没有什么好法子。你有什么想法你只管说，能行就行，不能行的我自然不会去做。比如你叫我去打家劫舍，像晁盖那样去取人家梁中书十万生辰纲，我自然不会干的。”

郑观应也被总督的这句话逗笑了，说：“打劫的事，我当然不会劝您去做。不过，这事，在有些人看来，也是很不够光彩体面的，跟取生辰纲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，你就明说，别绕圈子了，说得我心里痒痒的。”

“好，我就明说吧！”张之洞的这几句话消除了郑观应的心理障碍，他放心大胆说了起来：“大人是北方人，不知南方人爱赌博的特性，尤其是闽粤两省，不论士农工商、男女老幼个个都嗜赌如命。”

张之洞笑了：“你这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些吧！”

“不过分。”郑观应正正经经地说，“不但好赌，且赌的花样很多，规模很大。这赌博业就有大量的银钱在流通。”

一听到“银钱”二字，张之洞的兴趣立即高涨：“你是广东人，一定深知其中内情。你倒是要细细说给我听，让我也长长见识。”

“我先给大人说说福建的花会。”郑观应微微地笑了笑说，“这种花会以三十六个字为赌。”

“三十六个字！”张之洞插话，“哪三十六个字？”

“没有固定的，由主花会者选择，不过都是些常见常用的字，选定后公布于众。主花会者，从中挑出一字来，暗地里写好，然后用纸包紧密，高高地悬挂在屋梁上。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，桌子上排列着这三十六个字。大家都可以来猜这个字。比如说有人猜，主花会者悬在梁上的字是‘郑’字，于是就在郑字上押一文钱，也可以押十文八文百文千文，随你。如果猜中了，主会者则送你三十二倍的钱。若押的一文，则给三十二文。押的千文，则可得三万二千文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一千文钱变成了三十两银子，这不立刻就发了一笔小财？”

“是呀！”郑观应说，“故而当地有句流行的话说：一文可充饥，百文可制被，千文可娶妻。如押对了一千文钱，便可以拿赢来的钱讨个老婆了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主会者说话算数吗？如果许多人都押对了，他又付得起吗？”

“大人问得好。”郑观应说，“这主会者必定是有钱人家，要么有田产，要么有铺面，大家信得过，才会把钱押给他。若是毫无一点家当的人，是不可能做主会者的。这是多年来传下来的老风俗，若是亏了，主会者卖田卖屋也会要付的。不付会犯众怒，他也在地方上待不下去。”

张之洞点点头，右手习惯性地捋起胸前的长胡须，兴致浓厚地听下去。

“押字的人还可以自己不来，托人办理，主会者也会雇一批人，称作走脚。走脚走村串户，找上门来。你押什么字押多少钱，走脚给你一张收条，押中了，走脚将钱送上门，从中收取二成的脚费。如此，局面就扩得非常大，甚至闺阁中的女流也可以来押。”

“啊！”张之洞听来入神了，“福建的女人也有这种兴致。”

“女人的兴致还大些。”郑观应笑了笑说，“大人您想想，这女人平时不出门，外面的事都不知道，日子过得比男人单调枯燥得多。这一押起字来，一颗心就被字给勾住了，日子就过得比平日大不同了。左邻右舍的女人一见面，谈的就是押字，话题就多了。押不押得中不可估计，说起来就更显得有趣味。于是有的女人就吃斋求卜，有的进寺院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，也有的女人真的夜里就梦到菩萨来告诉她，醒来后赶紧就去押这个字，弄得神魂颠倒，寝食俱废。您看，这日子过得不就丰富多彩了？”

张之洞笑道：“是不错，平添了许多内容。”

郑观应说：“这不很好吗，闺阁中最难耐的是寂寞，有这事让她们去挂心，也就不寂寞了。”

停了一会，郑观应又说：“不过，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。赢了好，押字换来高兴。输了呢，那就不妙了，丈夫打骂，公婆责备，于是瞒着家人再押，想把本赚回，结果又输，典当首饰衣物。首饰衣物当尽，则不顾廉耻了。寡妇因此失节，良妇因此改嫁，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。”

张之洞颌首说：“这就是赌博给凡夫俗子带来的祸害。别的地方只是男人赌，没想到福建的妇人赌瘾也这样大。”

郑观应说：“福建、广东一带的妇人大多吃苦耐劳，当家理事的能力往往强过男人，故而她们参与赌博的兴趣也不弱于男子。”

“说说广东吧，广东人是怎么个赌法。”张之洞暂且置筹银于一边，了解民风民俗，对于一个总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！

“广东人是拿乡试中式的姓来打赌，谁猜中谁赢。这叫作赌闹姓。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张之洞生起气来。“乡试是何等庄重清贵之事，怎么能跟赌博连在一起！”

“于此便可见广东人好赌成癖，不管清贵卑污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赌得有滋有味。我先说几个小赌给大人听听。”郑观应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比如有个人有一件很好的衣服要卖，标价三串钱，因为价太高，没有人来买。于是他拆开来，以一百文钱为一标，折成三十标，当众抓阄，谁抓了这件衣服就归谁，以一百文钱买三串钱的衣服，太划算了，故人人都乐意来参加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三十人参加，只有一人得到，没有得到的，那一百文钱不就白丢了？”

郑观应说：“没抓到，那一百文钱是白丢了，但损失很小，若抓到了，则收益很大，碰碰运气嘛，广东人最是喜欢碰运气了。一个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碰运气。小的事碰对了，得小运，大的事碰对了，得大运。一生得了几个大运，这一生命就好了。连曾文正公都说不信书，信运气嘛。”

张之洞慢慢捋着黑白相间的长须，默不作声，似有许多感悟一时都向心中涌来。

“民间是这样，官府也这样办。三年前，一个大商人犯了事，他的豪华宅园籍没归公，作价十万银子。没有人买得起，就将它分为二万标，一标五两，结果被城郭一个卖菜的农夫买去了。他拿这个豪宅没有用，于是减去二万，以四两一标，再卖，结果被一个秀才买去。那个秀才得了这座宅子，高兴得见人就问，你知道我是哪个吗？”

张之洞奇怪了：“他为什么要这样问？”

“他怕自己是在做梦，要别人证实一下是真的呀！”

“哈哈！”张之洞掀开胡须，快乐得大笑起来。

“现在来讲这个赌闹姓的事。”郑观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地听他讲赌博的事，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。“闹赌是广东最大的赌，遍设全省九府四州二厅，没有一处不参与。办赌的人不是票号老板，便是本地的大富家，每逢乡试之年的二月初一开局，一直到主考进闹之日止。大姓不赌，专赌小姓冷僻姓，办赌者要把不赌的大姓，如刘、李、张、王、陈等公布出来，其他未公布的姓则可赌，以二十姓为一条。列出若干条来，或十条或十五条。每条都可以押，押金一元、二元直到十元，听便。然后再以押金多少分为十类，相同的押金为一类，一类中又分若干列，一列以千人为限，满了一千人后再开一列，故而每一条中列数不等，有的姓押的人多，列数多，有的姓押的人少，则列数少。一元类的一列则为一千元，二元类的一列则为二千元。将此分为两部分：十成取一归办赌的主人，十成取九归投标者，内中又分头标、二标、三标。头标分十成之六，二标分十成之二，三标分十成之一。头、二、三标这样分：二十姓中猜中十姓的算头标，猜中六姓之上的算二标，猜中三姓之上的算三标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这中间的头绪还挺复杂的嘛！”

“是很复杂，我只说了个大概，内里还有许多细节，我还没说哩。一元类的头标是六百元，二标二百元，三标一百元。若是十元类，头标则是六千元，二标二千元，三标一千元。有几个人中了头标，则几个人平分，比如说，这一千人中有一百人中了头标，投的都是一元的标，则一百人分六百元，每人分六元，若投的是十元的标，则一人分六十元。因为参加的人多，所以总数很大，全省有二三千万的投标数。”

“慢点。”张之洞看出这中间的要害来了。他停止捋须，打断郑观应的话。“你刚才说开办的人抽十成之一，若二千万的总投标数，他就得到二百万，若三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三百万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郑观应知道张之洞的心已被开办者所获取的暴利打动了。“他这是包赢不输，而且是净得，连开支费他都不出，因为这中间还有一项规定，从剩下的九成再取十分之一来作为所有的局用及脚费纸张等经费。这笔钱便转到投标者身上了，开办人是净得总数的一成。”

“那不行，官府要抽税。”张之洞的口气，听起来像是三分气愤七分嫉妒似的。

“这事行了许多年，过去都没有明文抽税，只是开办者背地给各衙门送红包。红包有大有小，大的数万元，小的三五百元不等。自从长毛作乱后，军饷浩大，藩库拿不出钱来，巡抚衙门就打起这主意了。咸丰三年军需局成立，便下令要先前办赌的人出血。办赌人无法，凑了四十二万银子给军需局。从那以后便成了定例，而且每次都有增加。到了同治二年，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两，抽得办赌者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。”

“有什么心疼的？这都是不义之财。办赌的交出不要心疼，官府抽了也不理亏。”张之洞仿佛一时之间断然拿定主意似的。“陶斋，你的点子想得好，我也不增加了，就依同治二年的例，一百五十万银子。乡试之年要到明年，只是我眼下急需银钱用，等不及，要前年办赌的那些人马上凑一百五十万两给我应急；不然，明年本督就不准他们办。”

郑观应见张之洞立即就决定下来，而且大开狮子之口，张嘴便是一百五十万，心里不免吃了一惊。他既佩服张之洞这种办事的魄力，又担心办赌人反对，因为十多年前的高额征税是要负担军饷，现在国内并无战争，那些贪财如命的办赌人会肯出这多血吗？起身告辞的时候，他特为叮嘱一句：“张大人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你还得多听听别人的看法。特别是广东省的抚、藩、臬三台，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

张之洞为此很兴奋。他给桑治平、杨锐、辜鸿铭几个人说了这件事。大家都赞成，尤其杨锐更是拍手叫好，认为这是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大好事，何乐而不为？桑治平也觉得事属可行，只是不必定一个固定的数目，不如也来个提成，从主办者的手里提取四成或五成。张之洞认为这个建议很好，说：“就定五成吧！官府和办家对半分。就这样，他们也赚得太多了。我若不许他们办，他们一文钱也赚不到。”

张之洞已在心里将这事定了。过几天，他把广东抚、藩、臬三宪请来商量这件事。谁知，他的话才讲完，倪文蔚就连连摆手，龚易图一脸惊色，沈镕经面无表情。三大宪的反应，大出张之洞意料之外。

六十五岁须发皆白的倪文蔚急急地说：“张大人，闹赌一事禁止十来年了。那年英翰做粤督时开禁过一次，结果弹章四起，年底英翰便因此革了职，气得他一病不起，第二年便含恨去世了。张大人，英制台是前车之辙，闹赌万不可再开。”

原来，此赌早已禁止，这一点郑观应并未说明，张之洞还不知道。不过英翰革职是在同治十三年，当时正在四川做学政的张之洞知道，他是为着一桩贪污案被革职的。第二年死时，朝廷又说他与此案无关，还给他一个“果敏”的美谥。

见张之洞抚须沉吟，默不作声，一向会看脸色行事的龚易图，估计张之洞被巡抚的这几句话说得打消此念了，便壮着胆子补充：“张大人，卑职知道，您是因为设厂办学堂缺银钱，逼得无法才这样做。您这番苦心，卑职明白，别人却不一定明白，还以为大人您为谋利而不择手段。倪大人说得好，闹赌决不能开，因为这里面弊病太多，得不偿失。”

张之洞目光峻厉地望着龚易图：“这里面有哪些弊病，你说说。”

望着张之洞凶凶的眼光，龚易图生出几分怯意来。他看了一眼倪文蔚，倪文蔚忙给他打气：“龚方伯，闹赌弊病，是明摆着的，张大人来广东不久，不了解内情，你拣几条重要的，说给他听听。”

倪文蔚这种摆老的口气，几个月前张之洞还觉察不出，现在听起来很是不舒服。

龚易图略为想了一下说：“这闹赌第一个弊病就是褻渎了乡试。乡试乃朝廷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，入闹者尽皆十年寒窗苦读的秀才，他们都是功名在身的人，中式者更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之材，怎么能容忍无知无识的愚民村妇拿他们的姓作为赌注来戏弄玩耍呢？”

龚易图的话有道理，做过两度乡试主考官的张之洞不能不赞同。

“其次，有押银圆数目巨大的人，为获暴利，则拿银子去收买主考和副主考，请主考、副主考在最后圈点时，照顾他所押的那些姓。这样一来，乡试以文录取便变成以姓录取了，公正没有了，王法没有了，贻害甚大。”

张之洞心里想：考场舞弊最令人痛恨，如此说来，广东的舞弊又多了一层，的确有危害。

“第三，乡试之年，从二月初一开局，到四月初一放榜，整整两个月，所有投标之人都是为此事弄得士人无心读书，农人无心种田，工匠无心做事，商人无心经营。因投标人多，整个广东士农工商几乎都停止下来，这对广东全省有多大影响？”

张之洞心想：影响是有，要说全省士农工商都停业，说得也过分了吧！

“还可以说出好些弊病来，我看这几条就已足够厉害了。”

张之洞转脸问沈镛经：“你看呢？”

沈镛经迟疑片刻答：“刚才倪抚台和龚藩台的话都有道理，我看此事朝廷既然早已禁止，自然是弊病太多的缘故，应以不开禁为好。”

送走广东三大员后，张之洞对闹赌开禁不开禁犹豫起来了。

倪文蔚、龚易图的话确是有道理，倘若自己仍在京师做朝官的话，得知这样的事必定会坚决反对，因为不需要任何道理，仅将乡试与赌博连起来就觉得十分倒胃口了。可是现在，有过三四年督抚经历的张之洞，对于当年那种书生意气，已不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。

过去那些京师清流朋友们，自以为天下事事关心，但就是不谈生财获利之事，几乎所有的清流都认为言利非君子之所为。今日的张之洞方才真正明白，天下实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，而其最终目的又莫不落脚在利益二字上。不谈财、不言利就不能有芸芸众生的安居乐业，也不能有国家的强大兴盛。就拿眼下来说，若没有银钱，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不能付诸实现。

他素来敢作敢为，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的，往日无权无势的小京官尚且心高胆大，何况如今八面威风实权在握的南国总督，其他的均可置之一旁不顾，最令他犹豫不定难下决心的是朝廷曾有禁止闹赌明令。不请示，则是有意违抗朝命；请示了，则又明摆着办不成。办不成则筹不到银钱，没有银钱则一切新举措都将半途而废。

就在张之洞最为苦恼的时候，省抚台衙门的巡捕赵茂昌来到总督签押房。

“香帅。”

赵茂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之洞，这一声与众不同的称呼，让张之洞的心中油然而生几分惊喜来。他身为制军，可称作大帅。字香涛，按当时官场的惯例是可以称为香帅的。但还从来没有谁这样称呼他，这中间另有一个缘故。总督都可叫大帅，但对于文人出身而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总督，人们通常还是不称他为帅，人们只是将几位立有军功的总督称为某帅，时下最有名的几大帅就是曾做过两广、两江总督的岷帅刘坤一，现任两江总督的九帅曾国荃，署理过两江总督现任兵部尚书的雪帅彭玉麟，以及刚刚去世的前两广总督轩帅张树声。张之洞虽十分羡慕这种称呼，但比起刘、曾、彭、张，他自知还比不上。可是，现在就有人这样叫他了，心里虽得意，毕竟是

第一次，他还觉得不太习惯。

“竹君，你不要这样叫我，我没有上过沙场，称帅总有点名不副实。”

“香帅，称你为帅是最名副其实了。”赵茂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上沙场攻城略地，其实是将的事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，才是帅的事。您选贤任能，制定方略，提供军需，掌握全局，坐镇广州而决胜于镇南关外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帅，古之张良、谢安，今之曾文正公，都没有跨马挥刀，冲锋陷阵，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兵家呢？要我说，九帅、岷帅他们还真的比不上香帅您哩！他们只是胜了自家人，您是胜了洋人，灭了洋人的威风，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。您不叫大帅，这天下还有谁可当得上大帅呢？”

赵茂昌的马屁，拍到点子眼上，张之洞听着心里舒服极了。他想想也是：帅和将就是不同，打中国人和打洋人就更不同了，自己还真的是名副其实、最有资格叫大帅的人！

张之洞对眼前这个面庞清秀、身材匀称的文巡捕顿时生出很大的好感来，以素日少有的慈祥语气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纳贡出身的后辈说：“竹君，你刚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！”

“香帅。”见总督如此亲切地叫他的表字，赵茂昌知道刚才这几句话甚得张之洞的欢心，遂气势旺壮地说：“我听说您这几天为闹赌一事在愁闷。”

张之洞想：这有说能办的，有说不能办的，赵茂昌也是个明白晓事的人，何不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呢。于是打断他的话：“这事能办不能办，你不要有顾虑，放开胆子来跟我说说。”

“卑职来广东四五年，这闹赌之事也听得多了。说不好的人大多是官府里的人，说好的大多是百姓。百姓说的是真心话，官府人说的多半是假话。”

“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”张之洞目光锐利地望着赵茂昌。

“从表面上的大道理来说，将乡试举子的姓氏与赌博连在一起的确有辱斯文，一旦有人来攻讦，主政的人总觉得于理有亏，禁止才是理所当然的。公开场合，他们不得不禁止这种赌博。但是有此赌，于公于私都有好处，故他们骨子里并不想禁，因而说的都是假的，表里不一。”

“嗯。”张之洞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

“于公来说，闹赌能给官府带来一宗大款项，解决不少困难。于私来说，从省到府县，哪级官吏不从中得到收益？一下子禁止，大家都没有了，口里虽说好，心里却不是味道。老百姓则不一样，他们不要说什么脸面话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口里就怎么说，也不去考虑久远的得失，什么事能给他们眼前好处，他们就去做。”

赵茂昌见张之洞的眼神里满是期待，干脆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香帅，您还不大清楚，这广东人天性好赌，赌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欢乐。好比说，他用气力赚来一串钱，他心里没有多大欢乐，若是用赌博赚来一串钱，他就欢乐无比。即使他为这一串钱耗费一串五甚至两串，他也会感到快乐。又如，官府要他们捐钱做公益事，他们决不肯捐，捐一文钱就如同要他们出一碗血一样。但是换一个方法，让他们花一百文、二百文去买一根签，然后凭这根签去抽号，若抽到了则可得一个价值十倍百倍的礼物，明知抽到的机会极小，他们也会乐意去做，而官府则因此获得一大笔银钱。这样做，彼此皆

大欢喜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张之洞微笑着：“这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风俗，各地有各地的人性。北人质朴实在，这种投机取巧的事，大都不屑于为。”

“正是这话。”赵茂昌忙恭维。“若说我们吴人，也不会这样。吴人精明，算一算，一千人、一万人中才有几个人中彩头，自己明摆着得不到，何苦去送一百文钱？还不如拿这一百文买几个烧饼，可以填饱肚子，划算得多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在广东开办闹赌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无弊的。”

“卑职以为是这样。”赵茂昌点头。“其实，这些年来闹赌明里是禁了，暗地里还在进行，只是不在广州，而搬到了澳门。洋人是不禁赌的，只要你照他们的规矩纳税，什么赌都可以在他那里赌。人家只重实在，才不去管那些虚文呢！”

“重实在，不管虚文。”赵茂昌这句话拨动了张之洞的心弦。他仿佛从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里，顿时领悟了许多。

“香帅，眼看着我们中国的银钱，就这么白白流进洋人的腰包，这也说不过去呀！”赵茂昌见张之洞沉吟不语，知道总督是在认真听他的话，于是把这个扎眼的要害又加重了一句。

“只是这闹赌，”张之洞像是自言自语，“朝廷有明文禁止呀！”

“香帅。”赵茂昌思索一会儿说，“卑职想，这事可以先办着，不要向朝廷奏明，说不定朝廷也改变了主意。万一有人告状，朝廷追究下来，也不怕，把万不得已的苦衷向朝廷讲清楚，卑职想朝廷也会原谅的。要紧的是，由赌局上缴的这笔钱要做到账目十分清楚，一笔一笔用到哪里去了，都要明明白白，谁也不能贪污一丝一毫。另外，还要严格规定，赌局的税只上缴督署，其他过去的各种规费一概禁止。这样，办赌的省去许多打点，上缴给督署的钱就会拿得利索。香帅，依卑职看，出之于民的银钱，只要用之于民，就不怕台谏的责难，不怕朝廷的追究。”

张之洞眯起两只长大的眼睛，将赵茂昌细细地打量着。他突然发觉，坐在眼前的这个年轻后生，原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办事之才！

“竹君，明天我跟倪抚台打个招呼。后天，你就到我这儿来做巡捕。”

“卑职谢香帅的提拔。”

赵茂昌忙起身作揖。不仅因为督署高过抚署，更因为张之洞大才高名，敢作敢为，跟着前途无限的张香帅，要百倍胜过日薄西山的倪抚台！

“闹赌一事，开禁不开禁，我还要再好好思量思量。”张之洞捋着胡须慢慢地说，“若是开禁的话，我就委托你来办这件事。你可要像刚才跟我说的那样，把这事办好，办得无任何把柄给别人拿住！”

“香帅如此信任卑职，卑职一定肝脑涂地，为大人办好这事！”

赵茂昌心中顿时惊喜万分，暗暗地想：倘若闹赌交给我来办理，只办三科，我就要让三四十万银子悄没声息地进入赵家账户！

张之洞打发桑治平、杨锐、大根等人到广州城内城外去询问百姓对闹赌的看法。询问的结果：大部分读书人不赞成重开闹赌。除开士人外，绝大部分人都赞成开禁，许多人说十来年没有办这事了，一想起来就心痒痒的，若开禁的话，要好好地赌一赌

乐一乐。张之洞本人也悄悄地问过广州府里几个知县，出乎意外，这几个知县异口同声地表示，只要省里三大宪为头，他们就支持。张之洞心想：过去开赌时，广州府各个县的文武衙门可能获利最多。

官场百姓两方的查访结果，大多数人主张对闹赌开禁。经过再三权衡，张之洞决定重开闹赌。当然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倘若朝廷追查起来，所有的责任，都只有自己一人承担。为了筹集银钱办大事，他决心豁出去了！

赵茂昌果然会办事。禁止了十二年的闹赌，在他的操持下办得比以往任何一科都要大。省府县各级闹赌主办者都知道，这次赌局，是制台张大人在亲自坐镇，是他冒着革职丢官的风险，瞒着朝廷开禁的。而掌舵的，便是总督衙门的赵老爷。是赵老爷磨破嘴皮说服张大人，才同意开的禁。赵老爷同时也明白告诉他们：说不定就这一科，倘若被人弹劾，下一科就办不成了。大家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科，也要体恤张大人的苦心。

广东省大大小小的主办者、千千万万的赌徒，都以空前未有的热情参加这次闹赌，他们的心情比过任何年节都要欢跃兴奋，下的赌注也比以往的大得多。本是明年的乡试，不到三个月，便已聚集了一千二百万的巨额赌款，而且还在日日增加。主办者们欣喜无比，自动先拿出八十万两作为税款上缴总督衙门；当然，赵茂昌没有忘记自己的账户。虽说才只三十岁，钱庄学徒出身的他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，手脚做得干净利索。摸着一天天膨胀的私囊，他心里美极了。

有了这笔庞大的银子，张之洞的大事真是好办多了。广胜军的洋式操练更加起劲，中气十足的口号声数里外的百姓都听得见。黄埔船厂开工了，小战船也造出来了。水陆师学堂也办起来了，一百多名学子跟着洋教师学英文，学西学，兴致勃勃的。军火厂的机器也已运来，夜以继日在安装。铁厂的厂址也在忙碌选择之中。

还剩下二十多万银子，辜鸿铭向张之洞建议，办几个为百姓谋利益的工厂，如纺纱织布、缫丝等工厂。桑治平则建议创办一所书院。因为这银子毕竟是来自乡试，且士人反对激烈，用它来办一所传经授道的书院，既可以减轻读书人的愤怒，又于心稍安，万一朝廷追究下来，也多一层申述的理由。

张之洞采纳了桑治平的建议。除桑治平所说的理由外，作为有十年学政经历的两广总督，他从心底深处更为喜爱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泰西的学问不能不学，但那只是为富庶、致强大，至于世道的整治、人心的化育，还得靠中国的经史诗文，这才是治根本的大学问。

岭南属蛮荒之地，学术向不发达，近几十年来虽然也办了一些小书院，但与中原江浙两湖相比，还远为落后。广东省的最高学府，至今还是道光年间由阮元所创办的学海堂，然则它早已陈旧落伍了，再办一所，无论规模还是地位都要超过学海堂。新建的军队既然命名为广胜军，那么新建的书院就叫它广雅书院吧。胜，是军人追求的目标；雅，则是士人必须达到的风致。一胜一雅，堪称文武合璧。

有了钱，书院的地皮房屋设施都好办，教师也不难聘请，最难的是请一位主持教务的人。最佳者为道德文章名世的宿学，其次为两榜出身的显宦。然而目前的广东，这两方面的人物一时都找不到，张之洞为此颇为费神。

这一天，他收到姐夫鹿传霖的一封信。鹿传霖为官处世一向稳健，官运也因而亨通。早在张之洞还只是一个小京官时，他便做了福建按察使，不久又调四川布政使。这个时候，姐夫比起小舅子来，要神气许多。孰料，张之洞突然间时来运转吉星高照，短短的几个月，便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，又外放山西巡抚。小舅子反倒超过姐夫了。到了光绪九年，鹿传霖升为河南巡抚，两人拉平。第二年张之洞升粤督，又后来居上。郎舅并世为督抚，也算是当时官场的佳话。然而，鹿、张深知宦海三昧，为不授人口实，有意避嫌，凡自己所任职省份的政务，尽量不牵扯，暗地里却常有书信往来，互相帮衬。

前些年，鹿传霖从河南改调陕西，这封书信便是从西安抚署里发来的。除了几句家事外，大段大段说的都是国事。鹿传霖告诉内弟，他和张之万都因镇南关大捷一事增光不少，所有的亲戚都因此而自豪。又说，放眼今日海内，李鸿章一误再误，威望日减，曾国荃、刘坤一日渐衰迈，后起之秀就是贤弟，过不了几年，就会超过曾、刘，直逼李相。姐夫如此颂扬的语句，过去信中还从来没有。张之洞看了心里很舒畅。接着，鹿传霖就议论起李鸿章来。说李鸿章最近在京中做了一件蠢事，弄得很不得人心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上疏朝廷：宜乘镇南关大捷的兵威，一举收复太原、河内，将越南北圻从法国人手里全部夺回来。李鸿章却借此来与法国和谈，实在是误国媚外。李鸿章这些年来与法国人偷偷摸摸多方接触，或许私自接受了法人的馈赠，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法人的欢心。李鸿章秉政多年，贪权恋栈，不修私德，世间多有议论，请朝廷严查以息人言。李鸿章得知后勃然大怒，给太后皇上上折，说梁鼎芬恶意中伤大臣，干扰国家大事，可恶至极，请严惩不贷。太后批示交部严议，结果梁鼎芬被降三级使用。京师官场士林议论纷纷，都说李鸿章以宰相之尊与一个小小的编修怄气，太失身份。信中最后说，梁鼎芬近日已回广东番禺原籍守制，如此有风骨的人，可予以延见嘉奖。

番禺在广州城外三四十里地，张之洞没想到就在身旁便有一位敢于和李鸿章作对的人物。他是翰林院的编修，又有如此见识和风骨，现既守制在家，不如就请他做广雅书院的山长！他立即修书一封，打发人急送往番禺，请梁鼎芬即来广州一见。

梁鼎芬很快就来了。原来竟是一个瘦瘦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。因为丁忧期间，身穿一件玄色长袍，纽扣边吊着一束白麻。待梁鼎芬坐下后，张之洞和气地说：“听说足下因上疏言中法战争事，得罪了李中堂？”

“李鸿章这人，就是今日的秦桧！”梁鼎芬直呼李鸿章的名字，又将他称之为秦桧，既令张之洞惊讶也使他甚觉快意。

“大人您苦心经营，冯老将军冒死奋战，三万将士流血牺牲，得来的辉煌战果就让他轻飘飘地换了一张和约，真是气死人，恨死人。他不是秦桧是什么？怀疑他私下收了法国人银子的，不只我梁鼎芬一个人，京师持这种看法的人多着哩！”

“足下因得罪了李中堂而降职，不后悔吗？”

“不后悔。”梁鼎芬毫不犹豫地说，“莫说只是降了三级，就是革职坐牢，我也不后悔。李鸿章报复我一个年轻的编修，是他丢了面子，反倒成全了我的名声。现在京师提起梁鼎芬，哪一个人不知道？我还要感谢他哩。”

说罢，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好！广雅书院的山长就是他了！刚见梁鼎芬，张之洞的心中尚有一丝疑虑：年纪轻轻，又只是一个编修，能孚众望吗？能压得住那些心高气傲的学子吗？听了梁鼎芬的这几句话，观其气概，张之洞很快打消刚才的疑虑，断然决定此事。他相信梁鼎芬有能力掌管一个书院。他敢斗李鸿章的骨气，他在京师士人中赢得的声望，就足以使粤省士子对他服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张之洞要重用梁鼎芬，来跟权势煊赫的李鸿章唱一出对台戏。

正当张之洞几个月来一直在广州城里随心办事、恣意用人的时候，一场麻烦事很快便降临到他的头上。

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！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

一天下午，杨锐拿着一张邸报走进张之洞的签押房：“香帅，有人在说开禁闹赌的坏话了。”

张之洞正在批阅公牍，他放下手中的笔，并不太在意地问：“说什么坏话？”

“有人上折给太后、皇上。”杨锐将邸报递了过来。“邸报将这个折子给登出来了。”

“喔，上折子啦？”张之洞的神态显然比刚才在意多了。“给我看看。”

张之洞拿来邸报，认真地看了起来。这是一个名叫高鸿渐的御史上的折子。折子上说，近闻广东开放闹赌之禁，无识粤民踊跃参与，奸商从中操持，牟取暴利，影响所及，遍于士农工商。朝廷鉴于闹赌之害，早在同治初年便已禁止。现有人无视朝命，竟联络鼓噪，死灰复燃。请朝廷严饬广东巡抚应予制止，为首者应严加惩处。

张之洞轻轻一笑：“高鸿渐是谁，我不认识。他大概还不太知悉内情，话也说得温和，暂且不管。你给我注意近日邸报，说不定还有厉害的攻讦出来。”

果然不出所料。以后的几天里，杨锐几乎每天都在邸报上看到有言及广东闹赌的文章。这天的邸报竟然并列登出两篇措辞尖刻的奏章，都点了张之洞的名，也都说这事是张之洞一手操办的。建议朝廷立即将张之洞革职严办，刹住这股歪风，以维护朝廷抡才大典之尊严，而杜绝奸人贪婪无耻之妄念。

张之洞看那上折的人，一个是詹事府的右庶子莫吉文。此人张之洞很熟悉。他是张之洞的同年，先前两人相处很好。在张之洞做洗马时，他已是侍读，莫吉文为张之洞多年学政还屈居下僚而不平。后来张之洞晋升从二品，反而对张不满起来，说他是靠堂兄的力量走醇王府的门子而夤缘高升的，从此对张之洞视若路人。张之洞到太原后，从张佩纶的来信中知莫吉文投到李鸿章的门下，这两年迁升很快。张之洞从莫吉文的参折中看出了背景：这无疑是李鸿章在作祟，以报远仇而泄近愤。另一个上折的是都察院的易果信。此人是谁，张之洞想了许久想不起来，看来是自己离京后这几年新上来的人。易果信给闹赌列了四大害处：科场舞弊、商贾受累、奸民纵恣、赌匪横行。

“这些人很可鄙，也不到广东来实地查访一下就上这样的折子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杨锐气愤地说。

张之洞想，若自己还在京师做言官的话，说不定听到这事也会上折纠弹，便笑了笑说：“从奏折上的文字来看，上折的人也无大错，风闻具奏，原是言官的职分所在，也无须到广东来查访。”

张之洞端起茶杯，沉吟起来。

“要害在哪里呢？”杨锐给老师添上水后，轻声问。

“要害在奏折之外。”张之洞指了指“莫吉文”三字，“此人是李少荃的人。”

“要害是李鸿章在为难您？”杨锐似乎明白过来。“这个易果信也是他的人吗？”

“此人我不清楚。”张之洞喝了一口茶，不再作声了。

“这个姓易的不知有没有背景。”杨锐像自言自语似的。

“叔峤，你去给我准备几样东西。”张之洞望着身为督署内文案的昔日学生，边想边说，“一个是一份禀文，把不得已而开禁闹赌的前前后后写清楚，措辞要委婉而明晰。一个是一份清单，详详细细、清清楚楚地将闹赌所收上的银钱，和这些银钱的各项去路都写上。”

“是。”杨锐已明白了老师的用意。“学生这就去安排各位文案赶紧弄出来。”

“还有一样。”张之洞慢慢抚摸着胡须。“打发一个人立即到澳门去，将这些年来去澳门办闹赌所上缴的税款弄清楚。洋人办事严谨，澳门税务局一定有这种存单，将有关此事的所有存单都录一份来。”

“学生安排一个能办事的人去。”

“办一个公函，盖上总督衙门的印信，否则，澳门税务局不会让你查的。”

“学生明白。”

杨锐出门后，张之洞将邸报上所登的这几道参折又细细地看过一遍，脑子里想了很多。

开禁闹赌，会有人说闲话，有人攻讦，甚至会有人上弹章，这些，张之洞在开禁之先都想到了，也做过充分的准备。但由邸报这样刊载出来，公之于全国，并接连几天不断，调门越来越高，而且由李鸿章在后面做主使，这些，张之洞事先还估计不足。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呢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事情会如何发展呢？张之洞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。

事情的背景和趋势一时难以看清，想好了几条应对措施后，张之洞横下一条心：一是不怕。既然敢于这样做，就敢于承担由此而起的责任。二是不管谁在背后操纵，也要跟他周旋到底，为国家办事的公心一定要剖白于天下。

过了几天，杨锐把应做的几件事都做好了。张之洞仔细审阅后，对他说：“你安排人每样誊写四份，明天就带上这些东西进京。”

“到京师去？”杨锐颇为意外。

“你到京师去，主要做三件事。”张之洞缓缓地交代，“一是将这几件文字送一份给我的堂兄张之万中堂，让他先看一看。问他要不要再送一份给阎敬铭中堂，如果他说可以的话，由你去送，当着阎中堂的面还可以多说些话。你再问张中堂，应不应该送一份给醇王。若应该送的话，你就再给张中堂一份，由他去呈递。你在京中就住到我原来的院子里，这两年仁权一家住在那里。”